

August Konkel 博士，《纪事》，第 21 节， 圣殿的消亡

© 2024 Gus Konkel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奥古斯特·康克尔博士关于《历代志》的讲课。这是第 21 节课，圣殿的消亡。

我们以两个国王的故事结束，他们的统治非常危险，因为他们不忠于上帝，决心统治自己的王国，好像他们坐在自己的宝座上，而不是像编年史家所认为的那样坐在上帝的宝座上。

接下来是乌西雅统治时期。从历史和政治角度来看，我们正处于 8 世纪初。乌西雅在位时间非常长，统治了整个 8 世纪上半叶。

那是一个政治和经济都非常繁荣的时代。所以，如果我们回顾《列王记》，我们会发现耶罗波安二世是北方的国王，而北方，也就是以色列，此时获得了自所罗门时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政治影响力和权力。《列王记》中描述的耶罗波安二世统治下的以色列的边界一直延伸到亚兰琐巴地区，一直延伸到红海，就像以前一样。

所以，当时在北方，尤其是在以色列，正处于非常颓废的时期，而先知阿摩司的判断正是在此，他特别指出了领导者的腐败以及他们将穷人的头颅碾成尘埃等等。而当时

在位的乌西雅实际上是这些政治命运的受益者，这主要是因为亚述人仍处于衰亡时期。亚兰人被耶罗波安的权力击退，耶罗波安在耶户时代及其可怕的清洗之后重建了军队。

因此，乌西雅在某种程度上是受益者。然而，乌西雅统治的结束实际上是以圣殿的衰落为标志。因此，尽管这个时期开始时非常繁荣，但就圣殿而言，它却以非常灾难性的方式结束。

我们从乌西雅国王开始讲起，乌西雅在别处也被称为亚撒利雅。乌西雅的统治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一个时期是军事和经济上的巨大成就、非利士领土的扩张、防御工事的发展和农业的发展。

乌西雅非常支持所有这些事情。当然，这与他最重要的北方邻居耶罗波安二世的情况一致。因此，乌西雅确实有很大的自由去追求所有这些成就。

然而，乌西雅的统治并没有结束得很好。《编年史》讲述了乌西雅的一件事，我们只从他那里知道这件事，他试图篡夺祭司的权力。现在，在圣殿里和对犹大来说，这不是一件小事。

追溯到《摩西五经》，国王和祭司是分开的。希伯来书中对此有详细的解释。根据《摩西五经》，国王和祭司这两个角色始终是分开的，那么耶稣是如何同时成为国王和祭司的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对《创世纪》进行了自己的诠释，解释了在耶稣身上，这两个职位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以至于耶稣既是国王又是祭司。

犹太时代和圣殿时代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与所有其他民族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所有其他民族中，国王是祭司，国王是控制圣殿所有活动的人。但在以色列，情况并非如此。

正如申命记明确解释的那样，在以色列，国王必须有一份这本《托拉》的副本。他必须随身携带这份指示的副本。他必须遵循这一指示，他必须带领他的人民遵循这一指示。

国王并不是凭着自己的权利成为国王。他是在万王之王的启示下成为国王。他是在上帝的权威下成为国王，因此，他和其他人一样，受制于圣约，受制于上帝的神圣要求。

这就是他的角色，这就是他的职责。祭司在履行与上帝的契约时，其职责完全不同。因此，在申命记中，祭司的角色非常明确。

当然，在《民数记》和《利未记》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祭司是亚伦的后裔，而国王从来不是亚伦的后裔。因此，以色列国的这种分离是一种始终明

确表示他们服从耶和華的方式，耶和華与他们立约，并指定他的约由国王以一个身份执行，但耶和華作为国王的代表，通过圣殿的代表以及其所有仪式和所有其他一切，都应由祭司来执行。祭司的角色不容任何人侵犯，因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神圣的。

也就是说，他们从上帝那里获得了特殊的称号，作为一种身份，使他们能够进入圣殿的圣地。并且每年一次将血洒在代表上帝的至圣所的约柜（kaphodot）上。这是他们的称号，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被称为圣洁，而国王和人民则不是圣洁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出埃及记》中的圣约，还有另一种看法。《出埃及记》第20章中，所有人都与上帝分开，都是圣洁的，以色列的所有国家都代表上帝。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个以色列人都是圣洁的。

但在礼拜仪式的功能上，还有进一步的区别，只有利未人，只有利未人中的祭司才有资格在圣殿中执行仪式，这些仪式代表着上帝面前的神圣。因此，乌西雅王试图在圣殿前的祭坛上烧香，这似乎不是什么大事。但这完全违反了圣约，也完全违反了代表圣约的建筑，特别是代表圣殿及其功能的建筑。

因此，乌西雅犯下了非常严重的罪行。结果他患上了麻风病。现在，我们这些生活在 COVID 时代的人可以对整个隔离过程有所了解。

我们大多数人最害怕的就是被告知必须隔离 14 天，并且 14 天内不能与任何人进行社交互动。至少目前，这就是我们在加拿大的生活。因此，我们总是面临这种隔离的威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被关在监狱里。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自由的，但我们的自由是有限的，因为我们不能进行某些类型的接触，我们在去任何地方等方面都受到限制。嗯，古代的麻风病人就是这样的，除非麻风病人的麻风病没有治愈，这是一种皮肤病。这不是汉森氏病，但麻风病人属于我们今天在 COVID 时代所说的隔离的同一类别。

因此，乌西雅再也无法履行国王的职责，因为他因侵犯祭司的权利而受到惩罚，患上了麻风病。这就是乌西雅悲惨的结局。乌西雅的王位由他的儿子约坦继承。

现在，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看约坦的统治，约坦的时代是公元 8 世纪下半叶。乌西雅大约在公元 840 年去世。乌西雅对此大加赞赏。

乌西雅王去世那一年，我看见主高高在上。这对乌西雅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因为乌西雅去世时，北方已经开始衰败，在耶罗波安二世统治之后，北方不断发生暗杀事件，比加和利汛的最后几位国王之间互相竞争统治。当时的政治形势非常不确定，部分原因是亚述皇帝提格拉毗列色不仅取代了北方的亚兰人或叙利亚，而且越来越接近以色列，这给以色列及其国王带来了巨大压力。

因此，当乌西雅于公元 740 年去世时，以赛亚必须被提醒谁是国王，是高高在上的主。好吧，就在这段时间之后不久，约坦登基。如果我们按时间顺序来计算，约坦与他的父亲乌西雅的统治时期应该有相当长的重叠。

现在，这很有道理，因为如果乌西雅是麻风病人，而且基本上处于孤立状态，那么就必须有其他人代替他统治。所以，他仍然是国王，但有其他人代替他统治，那就是他的儿子约坦。现在，正如《历代志》所报道的那样，约坦确实得到了相当积极的评价。

他和他的父亲乌西雅一样。你看，在他统治的初期，乌西雅是使犹大繁荣的人，他把圣殿作为礼拜场所和优先事项。但是，那是非常动荡的时期，在政治上，约坦仍然能够在约旦河外拥有一定的控制权，这就是《历代志》所谈论的。

因此，对于《编年史》的作者来说，约坦作为乌西雅的继承者，确实得到了积极的评价，这与他的继承者亚哈斯相反。亚哈斯是以色列末日到来时统治犹大的国王。提革拉毗列色之后是萨尔玛那色五世，然后是萨尔贡二世，本质上，正如《以赛亚书》第 8 章和第 9 章或第 7 章至第 9 章所描述的那样，以色列变成了亚述省、海域、加利利和各国的领土。

因此，以色列不再独立。当然，公元 722 年，撒马利亚被击败，一切统治结束，何西阿的统治结束，以及驱逐出境。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列王纪下第 16 章和列王纪下第 17 章中。

编年史家没有提及以色列北部发生的事情，但他的记述非常清楚地表明，约坦的继任者亚哈斯深受所有这些事件的影响。因此，以色列的沦陷和亚述人的统治导致了巴力崇拜的复兴。亚哈斯被认为是那些让自己的孩子经历火刑的国王之一。

有时，人们将其描述为为了造福国王而将儿童献祭。这并不是说这种事不会发生，例如，我们读到的关于摩押王的记载，但仔细研究所有这些关于将儿童送入火中的记载，就会发现这是一种为死去的婴儿举行的葬礼，这种仪式在希伯来语中被称为 **tophet**。所以，这是一种对其他神的奉献，在这个仪式中，这个孩子的尸体被放在 **tophet** 中焚烧。

这并非真正的儿童献祭，而是一种奉献仪式，其中的奉献对象是其他应该提供帮助的神。因此，亚哈斯确实非常认真地参与了宗教融合。但最突出的是，正如我们从《以赛亚书》中所知，亚哈斯与北方的两个邻居发生了冲突。

首先，比加在以色列，利汛在叙利亚。当然，正如我们在《以赛亚书》中看到的那样，比加和利汛都在努力抵抗亚述军队日益扩张的侵略。因此，他们试图结成联盟来抵抗亚述军队，而亚哈斯不想加入这个联盟。

当然，亚哈斯并没有加入利汛和比加的联盟，而是寻求亚述人的帮助来维持自己的独立。这似乎不是一个明智的举动，而且这确实不是一个明智的举动，因为亚述人无意停止接管叙利亚和以色列。犹大显然是他们名单上的下一个目标，我们将在亚哈斯的继任者希西家的故事中发现这一点。

但无论如何，这是亚哈斯相当悲惨和可怕的策略，为此他在《历代志》中受到了先知俄德的强烈谴责。俄德的这个预言承认了以色列现在正被亚述人征服，他们需要被视为兄弟。仅仅因为他们被亚述人征服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再是以色列的一部分。

这就是奥德的信息。当然，我们已经提到过，亚哈斯与亚述人结盟的尝试完全失败了，是一场灾难。所以，我们现在正处于圣殿的全新时代和全新开始的时刻。

我们将在《历代志》中看到，希西家现在成为第二个所罗门，因为他有了一个全新的机会，真正成为代表整个以色列的人。也许以色列人已经被俘虏，被亚述人占领，有些人被驱逐出境。但这并不能阻止他们成为整个以色列的一部分。

这成为《历代志》中描述希西家使命的全部重点。在亚哈斯统治下，圣殿陷入低谷，但随着北方作为一个国家和一个强国的消失，在圣殿周围崇拜和集会方面又有了一次机会。

这是奥古斯特·康克尔博士在《历代志》中的教学。这是第 21 节，圣殿的消亡。